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熊礼汇　闵泽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熊礼汇　闵泽平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中、下）/陈文新主编；刘加夫（上）、熊礼汇　闵泽平（中）、霍有明（下）分册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5438-4531-8

Ⅰ.中… Ⅱ.①陈…②刘… Ⅲ.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隋唐时期②文学史—编年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Ⅳ.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657 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中、下）

责任编辑：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杨　纯　邓胜文　张志红　聂双武
特约编辑：熊治祁
主　　编：陈文新
书名题字：卢中南
装帧设计：陈　新
出　　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市场营销：0731-2226732
网　　址：http://www.hnppp.com
邮　　编：410005
制　　作：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4　1/16
印　　张：108
字　　数：2,374,000
书　　号：ISBN 7-5438-4531-8/I · 448
定　　价：804.00 元(上、中、下册)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闵泽平　熊礼汇

☆国家985建设项目

目 录

总序 …… 1
凡例 …… 1
绪论 …… 1

第一章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56—775）共24年

引言 …… 1
公元756年（唐玄宗天宝元年 唐肃宗至德元年 丙申） …… 4
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 丁酉） …… 12
公元758年（唐肃宗至德三年 乾元元年 戊戌） …… 20
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 乙亥） …… 27
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 庚子） …… 39
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 辛丑） …… 43
公元762年（唐肃宗宝应元年 壬寅） …… 51
公元763年（唐肃宗宝应二年 代宗广德元年 癸卯） …… 61
公元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 甲辰） …… 64
公元765年（唐代宗永泰元年 乙巳） …… 69
公元766年（唐代宗永泰二年 大历元年 丙午） …… 74
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 丁未） …… 81
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 戊申） …… 88
公元769年（唐代宗大历四年 己酉） …… 92
公元770年（唐代宗大历五年 庚戌） …… 9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公元771年（唐代宗大历六年　辛亥）…… 110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　壬子）…… 114
公元773年（唐代宗大历八年　癸丑）…… 120
公元774年（唐代宗大历九年　甲寅）…… 125
公元775年（唐代宗大历十年　乙卯）…… 129
公元776年（唐代宗大历十一年　丙辰）…… 133
公元777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丁巳）…… 135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　戊午）…… 139
公元779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己未）…… 141

第二章　唐德宗建中元年至唐顺宋永贞元年（780—805）共26年

引言 …… 146
公元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　庚申）…… 148
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　辛酉）…… 153
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　壬戌）…… 158
公元783年（唐德宗建中四年　癸亥）…… 161
公元784年（唐德宗兴元元年　甲子）…… 165
公元785年（唐德宗贞元元年　乙丑）…… 169
公元786年（唐德宗贞元二年　丙寅）…… 173
公元787年（唐德宗贞元三年　丁卯）…… 175
公元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　戊辰）…… 183
公元789年（唐德宗贞元五年　己巳）…… 186
公元790年（唐德宗贞元六年　庚午）…… 194
公元791年（唐德宗贞元七年　辛未）…… 196
公元792年（唐德宗贞元八年　壬申）…… 203
公元793年（唐德宗贞元九年　癸酉）…… 207
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　甲戌）…… 211
公元795年（唐德宗贞元十一年　乙亥）…… 215
公元796年（唐德宗贞元十二年　丙子）…… 220
公元797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　丁丑）…… 224
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　戊寅）…… 226

公元799年（唐德宗贞元十五年　己卯）…… 228
公元800年（唐德宗贞元十六年　庚辰）…… 232
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　辛巳）…… 234
公元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　壬午）…… 241
公元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　癸未）…… 244
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　甲申）…… 249
公元805年（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　顺宗永贞元年　乙酉）…… 251

第三章　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06—840）共35年

引言 …… 259
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　丙戌）…… 263
公元807年（唐宪宗元和二年　丁亥）…… 267
公元808年（唐宪宗元和三年　戊子）…… 272
公元809年（唐宪宗元和四年　己丑）…… 277
公元810年（唐宪宗元和五年　庚寅）…… 283
公元811年（唐宪宗元和六年　辛卯）…… 289
公元812年（唐宪宗元和七年　壬辰）…… 293
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　癸巳）…… 298
公元814年（唐宪宗元和九年　甲午）…… 302
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　乙未）…… 312
公元816年（唐宪宗元和十一年　丙申）…… 319
公元817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　丁酉）…… 329
公元818年（唐宪宗元和十三年　戊戌）…… 334
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己亥）…… 340
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　庚子）…… 353
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　辛丑）…… 358
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　壬寅）…… 362
公元823年（唐穆宗长庆三年　癸卯）…… 367
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　甲辰）…… 373
公元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　乙巳）…… 386
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　丙午）…… 389

公元827年（唐敬宗宝历三年　文宗大和元年　丁未）…… 392
公元828年（唐文宗大和二年　戊申）…… 396
公元829年（唐文宗大和三年　己酉）…… 400
公元830年（唐文宗大和四年　庚戌）…… 403
公元831年（唐文宗大和五年　辛亥）…… 411
公元832年（唐文宗大和六年　壬子）…… 416
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七年　癸丑）…… 419
公元834年（唐文宗大和八年　甲寅）…… 422
公元835年（唐文宗大和九年　乙卯）…… 427
公元836年（唐文宗开成元年　丙辰）…… 433
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　丁巳）…… 439
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　戊午）…… 446
公元839年（唐文宗开成四年　己未）…… 449
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　庚申）…… 452
主要参考书目 …… 456
人名索引 …… 467
后　记 …… 478

总　序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 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

①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 年 7 月 23 日于武汉大学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 论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四部丛刊本，下同。本书所用版本，均只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卷一《与王驾评诗》：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无可、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褊浅耳。

姚铉《唐文粹》（四部丛刊本）序：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辏轹，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翺、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焉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词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今世传唐代之类集者，诗则有《唐诗类选》、《英灵》、《间气》、《极玄》、《又玄》等集，赋则有《甲赋》、《赋选》、《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尔。

穆修《河南穆公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唐柳先生文集后序》：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

范仲淹《范文正集》（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下同）卷六《尹师鲁河南集序》：予观《尧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变，代无穷乎？惟抑末扬本，去郑复雅，左右圣人之道者难之。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体薄弱。

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卷二〇一《文艺上》）：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撄吭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

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石介《徂徕集》（四库本）卷一二《上赵先生书》：唐之初，承陈、隋剥乱之后，余人薄俗，尚染齐、梁流风，文体卑弱，气质丛脞，犹未足以鼓舞万物，声明六合。……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已，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众人耳惯，所听唯郑卫淫僪之声，忽然闻其太古之上无为之世雅颂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丧聪，如失明，有骇而亟走者，有陋而窃笑者，有怒而大骂者。丛聚嘲噪，万口应答，声无穷休。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乐天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数十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如日月、浑浑灏灏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

晁说之《嵩山文集》（四部丛刊本）《景迂生集》卷一八《题黄龙山僧送善澄上人诗卷》：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释门诸公，挹山川之英，而绝尘垢之外，其翛然粹然者，岂非学士大夫为之助欤？汤休之诗，实自于鲍明远；灵一律师之诗，既学潘、阮、江、谢，而又得李华、朱放、张继、皇甫冉、张南史以游焉；皎然禅师，实谢灵运之裔孙，其相从则颜鲁公、韦苏州、孟襄阳、李袁州、陆长源、皇甫曾、陆羽、张志和；广宣则韩吏部、柳柳州、刘、白。

《朱子语类》（黎靖德、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卷一三九：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

王正德《余师录》（四库本）卷三引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尝论唐人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湜，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近。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濩。翱、湜优柔泛滥，而词不掩理。杜牧清深劲峻，而体乏步骤。梦得俊逸丽缛，而时窘边幅。子厚雄浑飘肆，有县崖峭壑之势，不幸不发于仁义，而发于躁诞。至退之而后淳粹温润，骎骎乎为六经之苗裔。又引《谒顾子敦侍郎书》云：唐兴，三光五岳之气不分，文风复起。韩愈得其温淳深润以为贯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飘逸果决者，仅足窥马迁之藩键，而类发于躁诞。下至孙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边幅。李翱、刘禹锡，刮垢见奇，清劲可爱，而体乏雄浑。皇甫湜、白居易，闲澹简质，斫去雕篆，而拙迹每见。回宫转角之音，随时间作，类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听。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一〇一《柯岂文诗》：观人言语，可以验其通塞。郊、岛诗极天下之工，亦极天下之穷。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经年始足下句者；有断数须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种文字，其人虽欲不穷，不可得也。元、白变其体，求以谐俗，茗坊酒垆往往传诵，诗稍滥觞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从，余所谓通塞之验非耶？

赵孟坚《彝斋文编》（四库本）卷三《凌愚谷集序》：文章至唐而体备，其情态婉

委，肌理丰泽，腴而密，婉而丽，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贞元、元和而上，李、杜、韩、柳以至乎长庆元、白，皆唐文之懿也。

《历代名贤确论》（四库本）卷九八孙何云：魏晋已降，文体卑贱，固不足论。若乃羽姬翼孔、卓尔大得、根仁柢义、动为世法者，独唐贤为最。所著论议，杰然尤异者，若牛相僧孺《从道善恶无余》、皇甫湜《纪传编年》、《夷惠清和》、独孤常州及《吴季札》、权文公德舆《两汉辨士》等论、高仆射郢《鲁用天子礼乐》、韩吏部愈《范蠡与大夫种书》、吕衡州温《功臣恕死》、白宫傅居易《晋恭世子》等议，或意出千古，或理镇群疑，或重定褒贬之误，或再正名教之失，无之足以惑后人，有之足以张吾道。

沈作喆《寓简》（四库本）卷五：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昔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曰：唐有天下，科试愈盛。自武德、贞观之后，至贞元、元和已还，名儒巨贤，比比而出。有宗经立言如丘明、马迁者，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有驰骋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轹颜、谢，诋诃徐、庾者，如陆宣公、裴晋公皆负王佐之器，而尤以举子事业，飞腾声称。韩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克意雕琢，曲尽其妙。持文衡者，岂不知诗赋不如策问之近古也。……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

《瀛奎律髓汇评》（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四方回评《百花亭》诗云：大抵中唐以后，人多善言风土，如西北风沙酪浆毡幄之区，东南水国蛮岛夷洞之外，亦无不曲尽其妙。

郝经《陵川集》（四库本）卷二三《答友人论文法书》：至李唐，则韩、柳氏为规矩大匠。如韩之《答李翊》、《上于襄阳》、《答尉迟生》、《与冯宿》，柳之《与杨京兆》、《答韦中立》、《报陈秀才》、《答韦珩》、《复杜温夫》及与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翱之《答王载言》、《寄从弟正辞》，皇甫湜之《答李生》、《复答李生》，下逮欧、王、苏、黄之论议，则穷原极委，无所不至其极，无法复可说，百世有余师矣。

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引时天彝云：自储光羲而下，王建、崔颢、陶翰、崔国辅皆开元、天宝间人，词旨淳雅，盖一时风气所钟如此。元和以后，虽波涛阔远，动成奇伟，而求其如此等邃远清妙，不可得也。大历后，李纾、包佶有盛名，叔伦、士元从容其间，诗思逸发，于绮丽外仍有思致，非余子所及也。钱起屡擅场，《江行》百篇，韵短意密。卢纶与李益中表，唱酬交赞，在大历十才子中号为翘楚。司空文明结思尤精，如“前途欢不集，往事恨空来”，令人三叹不已。皇甫冉、鲍防、二张诗，在唐中叶，所谓铁中铮铮者。冉及张登、耿沣有全集，李端于《武陵集》，钱塘陈氏刊行，才各百余首，仅是断稿耳。文章尚论其世，长孙佐辅贞元前人，要为有一种风气。五窦诗存者惟《联珠集》。叔向诗弥佳，传弥少，草木飘风之叹，不其然乎？羊士谔刺王、韦远贬，亦有气节。《十贤集》，士谔亦在其中。杨巨源始与元、白学诗，而诗绝不类元、白。王建自云绍张文昌，而诗绝不类文昌。岂相马者固不在色别乎？巨源清新明严，有元、白所不能至者。建乐府固仿文昌，然文昌恣态横生，化俗为雅，建则从俗而已，驯致其弊，便类聂夷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